

“送白虎”——彝族生殖崇拜的巫术象征*

姚霁珊

(楚雄师范学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摘要: 滇中彝族地区的“送白虎”事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它涉及彝族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 这种鲜活地呈原生态般存现于彝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是生殖崇拜文化的典型。从研究“白虎”事象进入彝族文化圈可切近彝族精神文化内核。

关键词: 彝族文化; 白虎; 巫术; 生殖崇拜

中图分类号: K892.317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06(2007)08-0070-05

“送白虎”是滇中彝族地区普遍存在而施行广泛的一种集祭祀与图腾于一体的巫术事象。“白虎”在彝族民间是凶兆的象征, 是灾星的载体, 其源流之悠远, 范围之广阔, 膜拜之虔诚, 实属其他巫术所罕见。“送白虎”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影响着彝族地区的生殖与生育观、影响着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等文化观, 占据着彝族地区绝大多数民众的心灵空间, 尤其是牢固占据着接受现代文明与先进文化积淀较少的众多彝族民众的思想领域。走进彝族地区作田野考查, 总会发现“白虎”这一文化事象是彝族民族文化体系构建的一个基本内核, 并形成一种笼罩于彝族历史演变各个阶段的独特的“白虎”文化。它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 都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至今仍成为研究彝族文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依据。对其作深入地探讨与研究, 对促进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文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认识价值。

一、“白虎”由来: 生殖繁衍的孽根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 与其他一切鲜活的生命一样, 都有其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生态环境, 这种生态环境简约地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因素较为单纯, 社会环境因素就往往复杂得多。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 彝族先民的“万物有灵”观念和图腾意识常常是支配民族心理和衍生民族文化事象的基点。从田野考察情况看, 彝族地区“白虎”文化的产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知道, 世界上各民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产生的神话和史诗时代, 甚至更早, 这些神话与史诗既反映了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 也为后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要探讨彝族“白虎”文化的产生, 可以直接从创世史诗等远古文化典籍中去追根溯源。还有一种途径是深入到彝族民间的文化田野中去作实际考察, 再与古籍记载相结合。记载于典籍中的文化信息在田野考察中鲜活地找寻到, 那么这样的研究

* 收稿日期: 2007-04-15

作者简介: 姚霁珊(1971—), 女, 云南楚雄人, 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主要从事文学、语言教学研究。

不但有其意义且因较贴近生活而更具有实际价值。

滇中楚雄地区彝族图腾物较多，有马樱花树、竹子、葫芦等植物图腾，有龙、蛇、牛、鹰等动物图腾，但普遍盛行虎崇拜和虎图腾。彝族自称为虎族或老虎的后裔，男婚女嫁择定虎日举事，民间遍有“虎临降祥瑞”的说法和判断标准。“虎”在彝族语言中读为“罗”，去声，“罗来蛮”，即“虎临降祥瑞”之意。彝族地区兴木动土、造访亲友、云游寻商选虎日而为。在彝族先民的理念中，虎是威猛的象征，是力量的化身，是呈祥纳福的标志性祈求膜拜的动物。“白虎”之说记载于彝族神话以及史诗中，但在彝族神话史诗的代表《查姆》《梅葛》和《阿细的先基》等杰作中，却没有提及白虎。“白虎”之源流仅仅见于彝族黑彝支系的神话史诗《洪水滔天歌》（《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云南民族出版社）中，但笔者经年曾多次深入武定白露、插甸、发窝、万德以及禄劝撒营盘、团街、转龙等数十个乡镇的彝族地区，有意识地作田野考察时采撷到的有关“白虎”源流反而普遍在民间广泛流传，可以说，收载于《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中的《洪水滔天歌》在笔者涉足的彝族地区和采访的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经久不衰。虽然彝族地区村与村，乡与乡之间语言差别颇大，民俗也各不同，宗教信仰也存差异，但有关“白虎”的流传与传唱却根本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而显得极为一致。

远古的时候，有兄弟三人，白天犁芥地，晚上地复原。兄弟三个人，心里很奇怪，就去支扣子，首次支扣子，下着位老人。老人哪里来？天神变来的。老人请老大解扣子，老大说不解。老人对他说：“今年洪水要泛滥，你快去打船，打只大铁船，躲在船里面。”老人请老二解扣子，老二怕老大，还是不肯解。老人对他说：“你去打只船，打只大铜船，躲在船里面。”老人请老三解扣子，老三心肠好，把扣子解开。

老人对他说：“你去种葫芦，葫芦当作船，躲在船里面。”洪水泛滥了，铁船铜船沉水底，只有葫芦船漂起来。……除了老三外，世间无人烟。老人又去找人种，遇到老马蜂，问它见到人没有？马蜂回答说：“没有见人烟，要是见到了，我就蛰死他。”老人生气了：“马蜂心眼坏。今后用火烧，蜂儿头朝下。”老人遇长虫（蛇），问它见到人没有？长虫回答说：“没有见人烟，要是见到了，就把人咬死。老人生气了：“长虫没良心，今后用棍打。”老人遇蜜蜂，问它见到人没有？蜜蜂回答说：“眼睛没看见，耳朵听见了。我住他的屋，他吃我的蜜，挂在岩树上。老人对他说：“蜜蜂心肠好。今后同人住，就住屋墙头。”……人种找到了。让老鹰去拿，老人对老鹰说：“今后人养鸡，小鸡分给你。老鹰飞到岩树上，把葫芦啄落了，挂在岩子头，挂在竹丛上。”……人种出来了，名叫阿菩多慕若。阿菩多慕若，孤单一一人，就去请老人，他向老人说：“地上无人烟，地上无伙伴……”。老人对他说：“你支一张楸（磨担楸），每晚天黑定，你对天空喊，‘来打磨担楸，来打磨担楸’，接连喊七遍，仙女便下凡，与你共打楸。”阿菩多慕若照做了，仙女果真下凡了，与阿菩多慕若一起打楸。打楸到天欲晓，仙女返天上。阿菩多慕若，又觉孤单了。他找老人说：“晚上倒有伴，白天太孤单。”老人告诉他，仙女离开时，你用一条裤，用水浸湿后，当仙女走时，前边那个你莫丢，中间那个你莫丢，后边那个你丢去，后边那个不走了。阿菩多慕若，照着神仙说的做，后面仙女留下了。留下和他成一家，夫妻成一家。一家很和美，生了十九个孩子，九男十女孩。……地上无人烟，地上无人种，兄妹便成亲。九男配九女，九对九夫妻，一女无相配，无相配之女，一生心不甘，死后魂变虎，一只老白虎，白虎害后世。白虎害后人，害人人不顺，害畜畜不兴。

这便是遍布于彝族民间原生态的“白

虎”由来,从“白虎”来源我们可以明确认知:“白虎”是从未成家而逝的女人变来的。彝族民间普遍认为,“白虎”生前系未成家之女,其终身未嫁而心理扭曲变异,常怀嫉妒之心,常为坑人之举,其本性就是见不得人有好日子过,于是专门害得丁不繁衍,家不和顺,畜不兴旺等等。云南武定、禄劝、双柏、南华等一些彝族聚居区当有妇女不孕不育、牲畜生病等现象时,往往有举行“送白虎”的祭祀活动。这些彝族民间对道德品质恶劣、行为作风不正、与人不和、害人害己、伤风败俗、挑拨离间等与道德常规有悖的妇女俗称之为“白虎婆”。滇中楚雄彝州武定、双柏、南华等县以及昆明市的禄劝县等彝族地区的彝族民众视“白虎”为凶神,须驱弛赶跑,以离人、离家、离村为快。凡人家新出生婴儿,必备肉食香烛请巫师来家里庭堂举行“送白虎”活动,不满周岁的小孩,还要时刻提防被“白虎”摄魂。为防止小孩被“白虎”所害,凡带小孩出门或行夜路,需用锅烟灰将小孩的额头画上黑色的“十”字字样,并常在小孩的被窝里或床下藏带刀具等铁器或在背布四角缝进铜屑、硬币等认为可以辟邪的金属什物。若遇有丧事的人家,人们还在该主事者的门头上及房屋四周插上一些竹制的弓箭,以防止“白虎”来咬尸躯。概括地讲,“白虎”之源乃根植于彝族民间民众潜意识中的生殖孽根。

二、“送白虎”祭祀活动的适宜对象及季节选择

从田野实际情况考察,在彝族地区“送白虎”的适宜对象:一是结婚多年未孕未育的妇女,或是孕而不育者,或是孕育而不昌的妇女和家庭;二是已经怀孕的妇女;三是畜禽饲养不顺者,如猪、鸡、牛、羊等牲畜不孕不育或少育或产仔不顺的家庭;四是家庭不和睦,纠纷不断,出行不顺,遭灾有难,小孩生病等;五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间隔四年期满,欲

孕第二胎孩子者或是结婚后计划生儿育女的家庭夫妇。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五种对象皆属“送白虎”事象的行为可能发生者。综观以上五种“送白虎”适宜对象可知,“送白虎”这一巫术活动的举行皆与生殖意识、生殖动机、生殖祈求密切相关,“送白虎”的适宜对象就是生殖行为的承载者和生殖行为的实施者,即欲望生殖的繁衍者。

在彝族地区,“送白虎”的适宜对象的时间选择一般在仲春时节或是中秋过后的土黄节令两个时期进行,并分别在各时期进行各自的具体活动,即仲春时节进行的是与“白虎”共同“约法三章”;秋末初冬时节进行的是给“白虎”举行庄严隆重的结婚仪式——出嫁活动,也就是进行“送白虎”的主要祭祀活动。仲春时节举行一个仪式即与“白虎”进行的“约法三章”。其时,须请巫师临厅堂,准备一把用过的高粱秆制作而成的洗锅帚,或扎一个酷似于人的稻草人,用红布包裹成一个人的模样,在红布上画上眼睛、鼻子、耳朵,使其更像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美其名曰:穿红衣的小姑娘,有时甚至直截称之为“新娘”——“白虎”的化身。然后,请来巫师,巫师口念咒辞,作对话式,举行“媒妁”之约仪式。举行仪式时,须将穿红衣的小姑娘给生殖行为的承载者或生殖行为的实施者即“适宜对象”作抱小婴儿状——接触“白虎”。其咒语和“媒妁之约”的仪式的实际涵义是:通过巫术与穿红衣的女孩的接触并许诺,答应将于秋末初冬为其举行婚礼,要求“穿红衣服的女孩”(白虎)莫作孽,莫害人,给人家幸福安宁的生活,让人家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仪式举行完毕,便将“穿红衣服的小姑娘”——“白虎”的化身,置于一个盛有水的土碗中,安放于一个隐蔽而较安全的角落,不让常人目之所及,更禁止常人接触,人们对其则万般小心翼翼,顶礼膜拜,虔诚供之,敬之,远之。此阶段巫师施行的具体活动,归结起来其实是为了达到一

个目的：若在今后的日子里，“白虎”能够让家和、畜兴、妇孕，那么将择于秋末初冬时节为“白虎”举行隆重的婚嫁仪式。这个阶段的具体工作要简单得多，无须宰牲作祭祀，但到了秋末初冬时节，就必须举行“送白虎”仪式了。即笃守“约法”而为“白虎”进行婚嫁仪式，这一仪式即“送白虎”事象的主要祭祀活动内容。

三、“送白虎”巫术活动中主要什物及器具：男根崇拜

彝族“送白虎”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什物器具带有浓郁的性崇拜和生殖崇拜色彩。

盐白棒头和碓棒头是主要器物。举行“送白虎”的主事者将他人的盐白棒头和碓棒头偷走，偷窃而得的盐白棒头在举行“送白虎”的仪式中，被裹系上红色或蓝色的布匹或被穿上衣服，这种给盐白棒头或碓棒头穿的衣服必须是“送白虎”的适宜对象穿过的旧衣服或是其所接触过的布匹等什物。当裹系完之后，一般还要用墨水、火炭、白石头等容易着色的东西给盐白棒头或碓棒头画上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等五官，使其更像一个人的模样，并以此拟作“送白虎”的适宜对象——夫妻俩所产下的婴孩。

彝族民间认为，盐白棒头或碓棒头形状像男根，用棒头捣食盐或冲碓的过程颇似男女交媾进行性生活时候的动作。民间也有用捣食盐或用碓冲糍粑等话题当作有关两性性生活的调侃或调情的话题肆意发挥的语言现象。“送白虎”时选用盐白棒头或碓棒头作巫术活动中的主要什物，其实是男根崇拜和性崇拜兼具，而其终极涵义是生殖崇拜。另外洗锅帚、秧草、金竹香木树叶、谷子、酒、香、瓦渣、鸡、鸭和衣、鞋等物也可作为仪式器具。

四、“送白虎”祭祀活动中分娩仪式与婚嫁仪式的生动模拟

彝族“送白虎”其实是一个分娩仪式

和婚嫁仪式的模拟，这种模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娩仪式的模拟。在“送白虎”的祭祀活动中，巫师将已经用红布包裹好的并画成人样的盐白棒头或棒头或洗锅帚骑夹于跨下，口中念念有词作孕妇阵痛呻吟之状，或放于脐部衣服内，用手将衣服高高撑起，俨然一个孕妇腆着肚子的模样。巫师一面哎哟、哎哟吟叫，一面自言自语说道：要生小孩了，要生小孩了。并作羞然状，悄悄躲于堂屋门后，大约持续呻吟时间为数分钟，此时，满堂屋的人借机调侃笑，说的就是关于结婚生育的话题。然后，巫师在一阵长长的呻吟声中蹲坐着将盐白棒头、棒头、洗锅帚放于地上，便自语道：“生了，生了，好大的一个男孩，头大耳朵肥，以后肯定要做皇帝或宰相的。”巫师一边说，一边赞美“孩子”，而后，将“小孩”抱给其父一下（不孕不育者），又抱给母亲亲一下，方将“小孩”（盐白棒头或棒头或洗锅帚）轻轻置于方桌上盛有谷子的斗上，分娩仪式的模拟宣告结束。

接下来便是婚嫁仪式的模拟，巫师安排数名男青年用香木树叶吹奏彝族“哭嫁歌”，安排两名男青年抬“轿子”。“轿子”内装有衣服、帽子、鞋袜等什物，“小孩”也便装入其内，还有一个火盆，火盆内有灶灰，炭火，碎骨，稻谷糠，烟雾袅袅，糊味熏熏。“轿子”周围插满香木树枝叶，桃树枝叶等之类，颇似彝族婚宴中的“搭青棚”，有的点火把，有的吹奏木叶，有的抱鸡提鸭，有的手执“马鞭”，有的背锅碗，俨然一派彝家男婚女嫁的演绎。木叶吹奏“哭嫁歌”，歌声吹遍旷野，松明子火把照路，火光照亮一方天宇，队伍浩浩荡荡，说说笑笑，热闹非凡，举行着一种彝族地区特有的“送白虎”的祭祀活动。

五、“送白虎”祭祀活动是交感巫术的典型体现

细考流传至今的“送白虎”仪式，有

其深厚的民俗背景, 实际是古代巫术的延续, 是巫术思维的具体体现。当生产力低下, 人们无力战胜自然, 就相信大自然具有一种神力, 于是虚构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来控制自然, 达到某种特殊的愿望和目的。这种思维延续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它是彝族民众虔诚于“送白虎”的心理根源。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 “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 认为原始部落的一切风俗、仪式和信仰, 都起源于交感巫术。这正是“送白虎”事象中的思维表征, 可以说“送白虎”巫术活动是交感巫术的典型体现。

在交感巫术理论中, 弗雷泽将全部巫术归结为两种类型: 一是基于“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的相似律原则, 采取比拟或模仿的方式施术, 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同一种东西。民间因此便借由此种巫术, 对那些被视为有神力的东西进行模仿, 以便也能同样获得那种神力, 称为模仿巫术, 也叫顺势巫术; 二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原则, 认为经由接触的过程, 可将神力传递给被接触者, 通过一事物的某部分或与其相关之物来影响该事物, 即接触巫术。在“白虎出嫁”仪式中, “白虎”被扎成一个酷似人的稻草人, 用红布包成人的样子, 画上人的眼睛、鼻子、嘴等, “白虎”被嫁

出的整个过程就属于模仿、顺势巫术。“送白虎”中的婚嫁仪式和分娩仪式也属于典型的模仿巫术。“送白虎”仪式中“送白虎”的适宜对象须抱着红布做成的“白虎”。另外, “送白虎”的主要什物、器皿也须是适宜对象穿过、用过、或接触过的, 通过施术在这些物件上并进而影响到人, 这也是接触巫术的反映。

综观整个“送白虎”仪式, 看似神秘而让人敬畏, 其实从心理学来看这是一种虚妄的联想心理。在巫术思维的影响下, 自我意识丧失, 幻象与现实融为了一体, 主客不分, 物我一体。于是模仿、顺势巫术中的相似变成了同一, 接触巫术中的接触则成为了一种永久的联结和延续, 而巫正是这种同一、联结和延续的精神中介。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金枝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 [2] 马学良. 云南彝族礼俗研究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3]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 云南彝族歌谣集成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刘祖鑫)

“The White Tiger cult” —— the Wizardry Symbolize of the Yi People's Reproductive Worship

YAO Ji-s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6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White Tiger cult” is the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Yi region of central Yunnan which concerns each aspects of Yi people's life and make up of a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This vivid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is the typical reproductive worship culture. “The White Tiger cult” represents the main spiritual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Key words Yi culture; White Tiger; wizardry; reproductive worship